

厚仁为性，无理为心

——纪念中国数理逻辑先驱王世强先生

(下)

张英伯 罗里波 别荣芳

五、卷入政治漩涡

1952年，王世强的肺病终于好转。与此同时，医学界开始提倡体育疗法，不再主张卧床静养，王世强就经常走走路，打打乒乓球。一年后，体力逐渐恢复到能够讲课的程度。那时国家对全国的大学进行了院系调整，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。调整后，原北京师范大学在和平门外的旧址叫做师大南院，原辅仁大学在定阜大街的旧址叫做师大北院。

1952年是院系调整后的第一次招生。由于动员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和地质两个专业，学生进校时就有三多：第一志愿生多，学习好的多，年龄小的多。班里同学大多十八九岁，有几位十六七岁，罗里波和陈慕容十六岁。最小的王继平刚满十五岁，上课后才来报到。他坐在教室门口，穿了一件咖啡色胸前带细格的外衣，还没变声，心理学辅导老师悄悄问：“这位同学是男生还是女生？”

全年级组成一个班，称为52级。这个班大二开设《高等代数》，由王世强讲授，那时他讲课已经颇为精彩。1954年元旦，班里开联欢会，邀请王先生参加。王世强很高兴，买了一包糖。当时的学生很穷，会场上连茶水都没有，这包糖给联欢会增添了不少亮色。参会的只有一位老师，自然成为目标，同学们让他表演节目，他毫不犹豫地唱了一首《黄河颂》。他的音色浑厚，像是受过专门训练，唱得很有水平。

王世强还给52级讲过《近世代数》《伽罗华理论》。在五十年代，这些都是选修课。他讲得很特别，一节课讲书上的内容，另一节谈内容的拓展。如讲完集合的概念，后一节就讲各种悖论及其数学危机。学生们只知道有经济危机，还没听说数学也发生过三次危机，因而大开眼界。

一次上课，先生讲伽罗华理论的一个定理，分很多种情况讨论，列了一张表。晚自习时，代数课代表陈慕容突然发现分类中有一个小类与事实不符，就对先生说了，先生很重视，在课堂上详细讲解了这类情况，还说：“老师也有疏漏，如果同学发现，一定要指出，这样对我也是帮助。”先生的谦逊让大家十分感动。



胡耀邦与北师大数学系 1952 级（王仁铎 提供）

那时的口号是“向科学进军”，也是 1949 年后知识分子第一个科学的春天。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北师大作报告，会后来到这个班，与同学们合影。他批评了班里不发展学习好的同学入团，认为这些同学申请入团是要求进步的表现。团支部组织委员王仁铎告诉胡耀邦，班里的农村同学王存民表现一般，不知能不能发展。耀邦书记说，让他到我家来谈谈。王存民真的去了，谈完后很受鼓舞，就入了团。王继平不久也入团了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王先生发起建立课外读书小组，系党总支非常支持，还派党员教师严士健参与指导。读书小组有 14 名同学，读些小论文，思考点小专题。王先生给王家奎和陈慕容出的题目是《关于复数的定义》，并列好了提纲。但他们只做了一半，就做不下去了，后半只好由王先生代庖，用了学生尚未接触过的反同构概念。先生对陈慕容的定位是“不可能成为数学家，但通过努力，可以做一个较有水平的教授。”陈慕容并无大志，也有自知之明，这个定位已经很高，使她学习更用功了。

即便如此，先生仍然认为读书小组是新生事物。1956 年初夏，数学系组织了第一次学生科学报告会，材料是油印的，封面还用了红色油墨，标题是《关于代数教材的几点注记》，王先生写了前言。会上，王继平报告了《对普通运算律的讨论》；王家奎、陈慕容报告了《关于复数的定义》；1954 级的程应矩报告了《行列式的定义》。

罗里波是班里的特殊人物。王先生发现他有数学才华，俩人合写过三篇论文。发表在《数学通报》上的有《用牛顿法求实根上下界的精确性》《集合与一一对应》。罗里波事后回忆，这两篇文章都是王先生写好后让他誊清，他只改了几个字，先生就署上了他的名字，他觉得不好意思。发表在《数学进展》上的第三篇文章《有限结合系和有限群 (I)》是真正的合作文章，王先生命题，罗里波写了一半，王先生补充完整。由于当时国内的数学论文不多，这篇文章被推荐到 1956 第一届全国数学论文宣读会的数论与代数小组会上报告。小组



王世强与52级学生游颐和园，1956年

会由华罗庚先生主持，陈景润、严士健先生也在会上宣读了论文。激励罗里波独立去搞科研，或许正是王先生与他联名发文的初衷。

这篇文章也放入油印材料，因为已经正式发表，就没有做报告。会议结束，王先生很高兴，带着大家去学联社的小饭馆吃饭。那时王继平已经长成一个高大帅小伙，一行人浩浩荡荡，走在街上很是显眼。途中遇到一位同学，调侃地问了句：“去庆功吗？”

多年后的80年代末期，陈慕蓉偶遇兰州大学半群专家郭聿琦，郭先生说：“看到《有限结合系和有限群(I)》这篇文章时，我上一年级，很感兴趣，正翘首以待，等着看(II)，却没了下文，后来才听说罗里波被划成了右派。”言谈中不无惋惜。郭聿琦还对王先生说过：“日本有些数学家已经在你们文章的基础上作了很多发展。”可见此文在国内外的影响。设想，若不是反右，罗、王两位会不会成为半群的创始人呢？

同学们都喜欢去王先生家。王继平学英语，看书时生词太多，查字典挺费时间，他便把生词写到本上，请王先生帮忙。这原是学生对先生的非分要求，可先生却耐心地作了中文注解。本子有好几十页，密密麻麻写满英文单词和中文注释，渗透着先生浓浓的情意。王继平后来当系图书馆的资料员时，除英语、俄语外，还自学了些法语、德语。他说：“这点毅力全拜王先生所赐，先生给我作注解的那个小本，我会永远留在身边。”

他们这个班入校时76人，1956年毕业时有19人留校，另有14人考取研究生，在本系读研的10人。这几个数字在数学系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。